

人生丛书

人生四事

家住苍茫烟水间

楼居札记



开卷三千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ISBN 7-5399-3111-1

家永恒
沙滩

书坊边
风景
陈平
张中行



家住
苍
茫
烟
水
间

楼居札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四事:衣·食·住·行/开卷工作室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5

ISBN 7-5399-2365-2

I. 人... II. 开...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867 号

书 名 人生四事:衣·食·住·行

编 者 开卷工作室

责任编辑 蔡晓妮 张昌华(特约)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39.375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365-2/I·2238

定 价 98.00 元(全四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享受人生

——序“人生四事”

董 诗

人生四事者，衣食住行也。

这部丛书书名俗到下限，也雅到极致。其实俗也好，雅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至皇帝老儿，下到贩夫走卒，谁也离不开它。大家都是人生舞台上的过客，这四事就像舞台的四根台柱，一根都不能少，一刻都离不了！

打开目录，你会惊讶地发现：作者是清一色的名家，好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坛大手笔们在此集体亮相。这些曾经沧海的长者，他们以睿智、哲思和人生历练酿造的人文情怀，用幽默、俏皮的笔触，娓娓地叙述他们对人生四事的真切感悟。既有宏伟叙事又有小品情调，我不敢说这是百分之百的经典，但绝对是同类作品的精华。

《民以食为天》，集林语堂、夏丏尊、钱锺书、董桥等名士们侃“吃”的随笔，七嘴八舌，逗引我们腹中的馋虫蠢蠢欲动；另一组碗底有沧桑、饥肠辘辘的辛酸回忆，倒不是出自思甜忆苦，而是彰显民以食为天的宗旨。“食”，远非一日三餐填肚皮，更有怡情享受：诸如壶中日月长的酒、醒脑健身的茶和吞云吐雾的烟。这林林总总描写烟酒茶的文字，熔历史、人物、文化、风俗于一炉，提升了这些俗事的文化品位，让你在“捧腹”、“喷饭”之后，肃然深思。压轴一章是周作人、梁实秋、叶灵凤和汪曾祺四位美食家的“食话食说”，什么“马先生汤”、“西施舌”、“美人肝”和“贴秋膘”等四方食事，虽不能让你一饱口福，但准教你大开眼界。

《行万里路》是一册旅人游记，内容之丰令你有“坐家日行八万里”之慨。

先说游山。《且谈黄山》(吴冠中),旋去《雨中游泰山》(李健吾);探毕《庐山面目》(丰子恺),再赏《直薄峨眉金顶记》(徐迟),或者再登《上景山》(落华生);倘觉不过瘾的话,何妨《骑小驴儿上西山》(林海音),寻点野趣。

再谈玩水。《春游颐和园》(沈从文)后,沿京沪线渐次而下。到金陵《游玄武湖》(李金发),重温《秦淮拾梦记》(黄裳),俟《烟花过了上扬州》(陈从周),转道苏州《姑苏半月》(俞平伯)消闲,做个《枫桥的梦》(柯灵),遥看江枫渔火,静听寒山寺钟声。或者径赴杭城,赶《重阳节游灵隐》(钟敬文),品味《秋光中的西湖》(庐隐);如觉仍不尽兴,索性到《钱江看潮》(丰子恺)……

或者干脆迈出国门,《登富士山》(凌叔华)、《去看日本的红叶》(方令孺);《再往西去》(胡适)。到美国《华盛顿首府》(梁实秋)看热闹、赏《曼哈顿街头夜景》(丁玲)。欧洲岂可不去?《巴黎一夜》(袁昌英),在《花都漫拾》(苏雪林)一番,去德国科隆,倾听《德国之声》(余光中),便中《重返哥廷根》(季羨林);顺道观光《荷兰》(朱自清)的大风车。也可去《庞贝废墟》(柏杨)怀古。到西班牙《我看斗牛》(徐钟珮),那是绝世的风景。

《家住苍茫烟水间》是楼居札记。书卷气是它的特色。家住书坊边,倚窗读画,看临街的风景。郁达夫的《记风雨茅庐》,季羨林的《抄家》,丁玲的《“牛棚”小品》和张爱玲的《公寓生活记趣》都是耐读耐思的文字。方令孺、苏雪林、丰子恺三人的同题散文《家》堪称一绝,把家的里里外外,诠释得淋漓尽致。

至于《人要衣装》,那是针对“佛要金装,货要包装”而言,专谈服饰文化。头上的帽子,足下的鞋子,颈上的领带均囊括其中。当然更有写在服饰上的温馨故事,感人至深。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锦衣、玉食、华屋、旅行,面对一席如此丰盛的人生之宴,你还不对酒当歌?

目 录

家住书坊边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3
- 家住书坊边◎林海音/7
- 永恒的风景◎陈平原/16
- 北大外景速写◎陈世骥/20
- 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柳存仁/23
- 沙滩的住◎张中行/28
- 红楼◎邓云乡/32
- 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邓广铭/34
- 那祥云缭绕的地方◎宗璞/39
- 居室与庭园◎林语堂/43
- 书房◎梁实秋/49
- 我的书房史◎萧乾/52
- 书斋·书灾◎余光中/56
- 陋室新铭◎陈从周/63
- 有书无斋记◎周有光/65
- 一大乐事在书室◎流沙河/67

目 录

.....公寓生活记趣.....

- 住◎王了一/71
“住”的梦◎老舍/73
住所的话◎郁达夫/76
不易安眠◎王统照/79
“春朝”一刻值千金◎梁遇春/81
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85
亭子间的生活◎叶灵凤/90
纸壁斋◎韩羽/92
半壁街忆语◎苗子/93
我爱燕园◎宗璞/100

.....临街的风景.....

- 住的问题◎徐计/105
上海的居宅问题◎郑振铎/111
楼居随笔◎孙犁/116
大榕桥的夏夜◎谢冰莹/120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丰子恺/123

目 录

悬崖上的家◎沈祖棻/129

巷◎柯 灵/133

灯◎陆 蠡/135

水乡的桥◎陈从周/142

小巷人家◎陈从周/144

守岁烛◎缪崇群/146

乡下◎何其芳/150

山屋◎吴伯箫/157

忆江南◎方令孺/161

门◎董 桥/164

窗◎钱锺书/166

家园纪事

雅舍◎梁实秋/173

故居◎李一冰/176

山居琐记◎沈起予/180

家园纪事◎叶灵凤/183

老宅纪事◎司马中原/185

记风雨茅庐◎郁达夫/194

辞缘缘堂◎丰子恺/197

WF 36.36 -- -- -- -- **25.4** M -- -- -- -- --

中国在我墙上◎王鼎钧/305

◎ 家住书坊边



住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

——唐·刘禹锡《陋室铭》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和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

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束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

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隔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 Ade,我的复盆子们和木莲们! ……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啻~~~~……。”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家住书坊边

——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

林海音

每看到有人写北平的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时，别提多亲切，脑中就会浮起那地方的情景，暖流透过全身，那一带的街道立刻涌向眼前。我住在这附近多年，从孩提时代到成年。不管在阳光下，在寒风中，也无论到什么地方——出门或回家，几乎都要先经过这条自清一代到民国而续延二百年至今不衰的北平文化名街——琉璃厂。我家曾有三次住在琉璃厂这一带：椿树上二条、南柳巷和永光寺街。还有曾住过的虎坊桥和梁家园，也属大琉璃厂的范围内。

琉璃厂西头俗称厂西门，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一座铁制的牌楼，上面镶着“琉璃厂西门”几个大字，就设立在琉璃厂西头上。在铁牌楼下路北，有一家羊肉床子和一家制造毛笔的作坊，我对它们的印象特深，因为我每天早上路过羊肉床子到师大附小上学去时，门口正在大宰活羊，血淋淋的一头羊，白羊毛上染满了红血，已经断了气躺在街面的土地上，走过时不免心惊绕道而行；但下午放学回来时，却是香喷喷的烧羊肉已经煮好了。我喜欢在下午吃一套芝麻酱烧饼夹烧羊肉，再就着喝一瓶玉泉山的汽水，清晨那头被宰割的羔羊，早就忘在一边儿了。至于毛笔作坊，是在一家大门进去右手屋子里。以为我是去买毛笔吗？才不是，我是去买被截下来寸长的废笔管，很便宜，都是做小女生的买卖。手抱着一大包笔管，回家来一节节穿进一长条结实的线绳上成了一条竹跳绳。竹

跳绳打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增加跳绳的情趣。不过竹管被用力的甩在地上，日久会裂断，就得再补些穿上去。

放学回家，过了厂西门再向前走一小段，就到了雷万春堂阿胶鹿茸店所在地的鹿椅角胡同了；迎面的玻璃橱窗里，摆着一对极大的鹿椅角，是这家卖鹿茸阿胶的标本展示。店里常年坐着一两位穿长袍的老者，我看这对鹿椅角和老者有二十多年了。看见鹿椅角向左转（北平话应当说“往南拐”），先看见井窝子（拙著《城南旧事》写我童年故事的主要背景），就到了我最早在北京的住家椿树上二条了。

文人爱提琉璃厂，因为它是文化之街，自明清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的笔下都写到琉璃厂；小孩子或妇女爱提厂甸，因为“逛厂甸儿”是北平过年时类似庙会的去处。厂甸是在东西琉璃厂交界叫做“海王村公园”的那块地方；说公园，其实是一处周围有一转圈房子的院落而已。院子中有荷花池、假山石，但是平日并没有人来逛。公园有一面临南新华街，这倒是一条学校街，师范大学（早年的京师学堂，后来成为全国第一座国立的师范大学）和师大附小面对面的把着马路两边，师大附中则在厂甸后面。这条包含了新旧书籍、笔墨纸砚、碑帖字画、金石雕刻、文玩骨董的文化街，再加上大、中、小学校，更增加古城的文化气息，我有幸在北平成长的二十五年间，倒有将近二十年是住在这条全国闻名的文化街附近，我对这条街虽然非常非常的熟识，可惜不学如我，连一点古文化气息都没熏陶出来！

我的公公夏仁虎（号枝巢）先生在他的《旧京琐记》一书中开头就说“余以戊戌遁籍京朝”，我也可以说我是“五岁进京”吧！先母告诉我进京经过是这样的：

民国十一年三月初，我随父母自台湾老家搭乘日本轮船“大洋丸”去上海。在大洋丸上遇见了连雅堂先生夫妇，母亲说他们可能是到日本去看博览会。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母亲晕船，整天躺在房